



安藤忠雄  
都市彷徨

# 安藤忠雄 都市彷徨

安藤忠雄著 谢宗哲译 曹文珺校 宁波出版社出版 文筑国际出品



作者：安藤忠雄 译者：谢宗哲 校译：曹文珺

主编：马卫东

责编：吴波 滕奇霞

编辑部成员：姜丽娜 侯瑞雪 柳琛

版式：翟海生

市场：黄竹盈 陈晓璐 俞欣源

出版：宁波出版社 社长：李振声 宁波市苍水街79号，315000

Tel: +86-574-8728-6804 Fax: +86-574-8734-1015

编辑：文筑国际编辑部 上海市大连路970号海上海9号楼706室，200092

Tel: +86-21-6515-0876 Fax: +86-21-3377-3336

http://www.cagroup.cn E-mail: office@cagroup.cn

“ANDO TADAO NO TOSHI HOKO” by Tadao Ando. Copyright © Tadao Ando 199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Magazine House Co., Ltd.,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adao And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中文简体译文经由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取得；中文简体版版权归文筑国际所有，未经文筑国际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 | 安藤忠雄都市彷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藤忠雄都市彷徨 / (日) 安藤忠雄著；谢宗哲译。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8

ISBN 7-80743-019-2

I. 安... II. ①安... ②谢... III. 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3623号

发 行：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苍水街79号，315000

Tel: +86-574-8728-9976 Fax: +86-574-8727-9895

文筑书店 上海市大连路970号海上海9号楼706室，200092

Tel: +86-21-3377-3002 Fax: +86-21-3377-3336

印 刷：上海秋雨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mm 1/32 印张：5 版次：200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43-019-2/I·2

定 价：38.00元

Preface 前言 | 野性的证明 006

1. Hue 顺化 | 亚细亚的水、人类的味道 008
2. Paris 巴黎 | 建筑之光的追求 018
3. Barcelona 巴塞罗那 | 风土对人的孕育 022
4. Milan & Boston 米兰&波士顿 | 迈向形态的极限 034
5. Hague 海牙 | 谓之二十世纪的这个时代 038
6. Barcelona 2 巴塞罗那2 | 持续奔驰的野性 042
7. Paris 2 巴黎2 | 作为宣传政治意图的都市 046
8. New York 纽约 | 迈向摩天楼、恶魔的引导 050
9. Paris 3 巴黎3 | 生生流转、水的漫游 056
10. New York 2 纽约2 | 倾听黑暗的呐喊 060
11. Seville & Granada 塞维利亚&格拉纳达 | 拮抗之地 066
12. Ahmedabad 艾哈迈达巴德 | 深层之中的永恒 072
13. Rome 罗马 | 旅行的精神 076
14. Architecture Guide 1 建筑指南1 | 即将完工的建筑 082
14. Architecture Guide 2 建筑指南2 | 迈向废墟的建筑 084
15. Kyoto 京都 | 都市复苏术 086

## 安藤忠雄都市彷徨 | 目录

16. Berlin	柏林   墙壁所包围的城市	090
17. Athens	雅典   纯粹理性的宇宙	096
18. Los Angeles	洛杉矶   过程建筑	100
19. Cappadocia	卡帕多西亚   迈向表现之途美沃斯堡的恶意	108
20. Tokyo	东京   虚与实的狭缝之间	112
21. Basel	巴塞尔   静与动的对决	116
22. Gibraltar	直布罗陀   位于大地的尽头	122
23. Vienna	维也纳   曲线的诱惑	126
24. Venice	威尼斯   在水面上的徘徊	132
25.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现代建筑的墓碑	136
26. Russia	俄罗斯   红色安魂曲、永远的前卫	140
27. Marseilles	马赛   极致的木与石	144
28. Kashmir	克什米尔   依然见不到的乐园	148
Postscript	译后记   旅行, 还在持续	154
Biography	简历   安藤忠雄	156

1996年，我去日本的第二年便试图翻译这本书，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一则觉得自己当时的日语水平很难把握文中的细微变化，二则是痛感自己的无知。文中出现的建筑家、艺术家、音乐家多达八十余人，而绝大多数我竟然是第一次听到！随后我开始扩展阅读范围，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我都会去认真查找他们的相关书籍。从中，又发现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人或事，接下来就是扩展阅读的再扩展。在安藤忠雄描绘的建筑历程的世界中，我认识了方塔纳，并深深地迷上了他的作品；熟悉了贾德和震教教派，并理解了极限主义的精神；知悉了音乐家艾瑞克·萨蒂、约翰·凯奇。通过这本书，安藤忠雄真实的建筑历程变成了我自己的建筑学习旅程，它构成了我在日本学习建筑的一条主线，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留日学习的日日夜夜，并最终帮助我确立了自己的建筑观。

2003年9月，我和安藤忠雄看完上海国际设计中心的基地，回到下榻的金茂饭店后，安藤说：“去喝杯咖啡吧。”在咖啡还没被端上来之前，他已用惊人的速度在餐巾纸上狂放地画了三张草图一同一个构思的三个不同侧面。我惊讶于他创作的瞬间爆发力和旁若无人的自信。我相信，在安藤的身上一定隐秘着一股野性，就好象他看待毕加索和勒·柯布西埃一样。安藤第一次偶遇毕加索，便觉得他像头大猩猩，和勒·柯布西埃同样具有大猩猩般的野性。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对待创作一次又一次的爆发和持续地冲刺。我想野性也是安藤对建筑抱有永久热情的原动

## 前言 | 野性的证明

出版人 建筑评论家  
马卫东 | 2006盛夏于上海

力。也正是因为它的爆发，使得安藤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一代建筑宗师，并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处于创作的极限状态。书中，年轻的安藤在连战连败的建筑求索过程中，不断地渴求、愤怒和呐喊，这是在追求建筑与生命的辉煌、能量的释放及其彻底的燃烧！这种肆无忌惮、狂放的野性大概是我们这代人所缺乏的。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中安藤忠雄说的一段话：“最近在照镜子时，曾自问是否仍未失去那股野性的光辉呢？……我的体重从十八岁那时开始便没有什么改变。……为了能够保持当时的身体与精神状态，以便在不安与紧张中继续摸索创作，我打算到死为止都要保持六十三公斤的体重。如果有一天我已经无法维持下去的话，我想那肯定已经不是我自己了吧。”

2005年，文筑国际出版了《勒·柯布西埃全住宅》的中文版。今年，《安藤忠雄都市彷徨》也和大家见面了。东京大学安藤忠雄研究室的学生们搜集了勒·柯布西埃作的所有住宅资料，绘成1:200的图纸并制成同比例的模型，汇集成《勒·柯布西埃全住宅》一书。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一个有志于建筑的人，花两年时间按照图纸做一遍模型，再花一年时间实地游学一遍勒·柯布西埃的建筑，之后根据《安藤忠雄都市彷徨》扩展进行阅读，追随他们的足迹，在孕育现代建筑的文化、艺术和社会的世界中，恣意奔跑、吼叫和撒野，也许你就有可能成为勒·柯布西埃和安藤忠雄的真传弟子，成为纯正血统的现代建筑家。



旅行，造就了人。

我仍旧探访着世界各地的都市，穿梭漫游在大大小小街道之中，行走或驻足于绵延不绝的巷弄里。紧张与不安中，一个人迷失在不知名的地方，因为孤独而感到严苛、迷惘，甚至不知所措。但是总能从中找到一条出路，顺利地全身而退，并继续迈向下一个旅程。

这么说来，我的人生也可算是一段旅程吧。没有接受过专门教育却矢志建筑，这就如同独自一人在紧张与不安中迷失在一个陌生地方一样。当然在那段日子里，我也遇到了成百上千的人们，有时会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有时却只能擦身而过。快乐的时候当然也是有的。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倒以为，正是因为那段艰苦岁月中的体验，自己才得以生存到现在。而往往在孤独与不安，一个人在都市里彷徨的时候，那样的感觉便更明显而具体地流露出来。

旅行是孤独的，而且总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料的事。人生似乎也是一样的吧。

旅行，也造就了建筑师。

所谓的建筑，如果仅从图纸、照片或语汇这些二维的角度上进行描述，是无法了解它的全部的。随时间的改变而移动的光影，吹过的风所携带的味道，建筑中人们的交谈声，在周边漂浮的空气给肌肤带来的触感……除非亲自前往现场，使用人的手足乃至全身的感官与灵性来体验和感悟，似乎并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建筑师就是要旅行的吧。

## 1. Hue

# 顺化 | 亚细亚的水、人类的味道

此外，所谓旅行并不意味着单单只是为了观看那个建筑的实体而做的身体移动而已。在心里临摹曾在旅行中反复行走所留下的轨迹，再三玩味旅途中和他人相遇时种种天马行空的对话，进一步深化探索在漫步时曾思考过的一切，旅行便能一直不断地持续进行下去。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建筑师。要解答这个问题的确很不容易，甚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立下这个志向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了。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对我而言，建筑是为了了解人类而存在的一种装置。因此身为一个人、身为地球上的一份子，为参与社会使用这种语言是必要的。而我即是使用着“建筑”这个语言，想对社会呈现并传达我的想法。

因此现在将关于过去旅行中的种种拼凑书写成文章，在记忆中重游那些曾经造访过的城市，再一次漫游于自己的思绪中，乃是重新确认并修正在旅行中曾思索的表达语汇，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询问与对话的工作方式。

直到现在，旅行仍从未在我的内心世界中结束。

在那样的旅途中，每每想起日本这个国家，总觉得它犹如一艘失去了自我而漂流在汪洋中的小船。战后的日本一方面对美国抱着无限的憧憬，另一方面则梦想着与欧洲同化，如此一路走来就有了现在的模样。所谓的现代化，大概就是模仿象征合理性与物质丰裕的欧美诸国吧。当然建筑也不例外。

一九六五年我最初的目标是游学欧洲，即去学习西方建筑。然而，如同现在的

西方文明一般，西方建筑也遇到了极大的瓶颈。在思索如何冲破这些瓶颈与障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些在年轻时曾去造访过的亚洲诸国里所感受到的“能量”。而这些“能量”似乎隐藏着那个可能有所突破的原动力。

那是人作为一个人在挣扎、喘息、呐喊并在一瞬间作出判断而存活下来的强悍人类所具有的“味道”，或称之为“异禀”。这么说来，将欧美文化视为唯一的崇高理想与目标，在一味地追求与盲从之下所遗忘的也包含着这所谓的“人类的味道”吧。

然而，就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人们追求着更真实而人性化生活的同时，却将这些“人类的味道”也一举抹消了。这或许是和否定人类存在的本质相关联的。但在那些我们擅自称其为亚洲落后诸国和地区当中，“人类的味道”却仍鲜明地残留着。在曼谷、新加坡、香港……以及越南的古都“顺化”，我都清楚地嗅到了这些强烈的“人类的味道”。那同时也是一种冲击性的“味道”。

和我一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混沌中度过二十几岁那段日子的人们，对于越南这个名字应该会抱有一份特别的感慨吧。那好像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遭枪击身亡的时刻。在那之前的美国，对日本人而言是一种完美而理想的象征，同时也是“完全正确”的学习对象。但是从那个事件之后，美国便开始蒙上了阴影。两年后的一九六五年二月，美军开始针对北越展开猛烈的攻击，并迈出了此后身陷越战泥沼的第一步。之后美军空前惨烈，似乎也反映了过去被认同的既

有价值已经响起了倾颓的丧钟。

顺化（Hue）位于南北狭长的越南中部，距离作为越南战争南北攻防战的北纬十七度之处并不太远。穿越顺化市中有一条称为“Song Huong”的河流。在越南话中，“Song”指的是“河”，而“Huong”则有“芬芳”的意思，因此其中文意思就是“香河”。

我搭着小船缓缓地顺着香河蜿蜒而下，愈接近河口，被称作“Sanpang”的水上人家也明显增多起来。从小船之间的缝隙往下游走，终于在一片生机盎然的绿丛对面出现了大概有六至七米高的石造古城墙。在这些石壁所包围的内部，便是在这条流域当中拥有君临天下之姿、傲然耸立的越南最后王朝——阮王朝的宫殿所在。

一九六八年，这个王宫曾为北越当局掌控。据说当时美军曾在一个月里，毫不间断地对这个地区施以猛烈的炮击。进入现在的都城，可以看到过去曾以奢华与繁荣著称的阮王朝宫殿，如今已是满目疮痍。因为战火的摧残，这里损毁了近一半以上的建筑物，仿佛已完全化成了一片废墟。

站在这个几乎被摧毁殆尽的王宫遗迹前，我体内突然涌出无比的愤怒，这种连世界遗产都毫不在意加以破坏与摧残的做法，难道不算是一种粗野的傲慢吗？这不仅不符合他们“解放”与“传教”等等的冠冕堂皇之辞，更是西方理论（进化论）中一种荒谬而反复不断的侵略行为的表现（日本在战前也曾高唱着这样的论调），同时也是未能正视历史的殷鉴不断进行侵略与破坏的人类之愚。面对这一切，愤怒



阮王朝 | Minh-Mang Mausoleum  
(1802年—1945年)

越南最后的王朝。第二代皇帝明命王（1820年—1841年在位）的陵墓。于1841年开始建造，历经三年竣工。

涌出我的身体，迅速穿越这个了无残存的废墟，最后消逝在越南的蓝色天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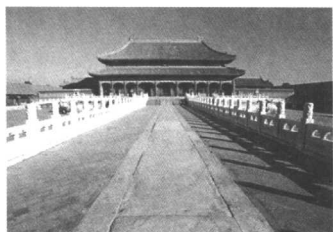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我被存在于那个地方的某种“美”所深深地打动。因为所及之处均残留着鲜明的战争伤痕，这反而使饱受战火摧残后的王宫，散发出一种化成废墟所具有的“完成之美”。废墟周围一片凜然寂静，遗迹上长满了青苔，这座腐朽欲颓的昔日宫殿展现的姿态，让历代皇帝千秋大梦的残影显得愈发鲜明。

或许就因为这个梦的痕迹是如此地毫无保留，而更能反映出这个都城当时是如何的壮丽。似乎过去的当权者们做的梦愈加远大、结果愈加所剩无几，而所留下来的废墟也就更为迷人吧。

漫步在这个由垂直与水平的秩序所支配的都城空间中，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过去曾造访过的北京紫禁城的形象。顺化的这个王宫，或许可以将它视为紫禁城的缩小版。以比例来说，大概是它的五分之一。然而这个被缩小的尺度，反而让我有了更舒服的感觉。比起那座有着压倒性尺度的紫禁城，反而是这个缩小版的那份小巧，使身为日本人的我更能有所共鸣而感到亲切吧。

第一次去北京，大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日中邦交恢复正常之后。怎么说，我还是被北京紫禁城那份压倒性的尺度与气势给震慑住了。沿着很长很长的路往城的方向走，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前。

这座城完全是以巨型及左右对称的美学来进行布局与表现。这么不寻常的规模就算亲眼见到，对我而言也只是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存在感到莫名地遥远。虽然人



紫禁城（1406年—1421年）  
北京城的中央核心，又称故宫。东西向宽度约  
750m、南北向则长约960m。

们常说日本的文化大部分来自于中国，但我总觉得这座位于北京的庞然大物，和日本的建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日本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数寄屋与茶室这两种建筑类型，它们并不和周围的自然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冲突或对立，而是静静地融入了自然风景之中。同时，它们也着眼于室内细部的营造。某些部位采取反复的手法加以强调，而某些部分则纤细地做出洗练的效果，给人一种有系统地、逐步增建而成的印象。因而，代表着日本住宅原型的日本家屋，逐渐演变发展成了非对称的构造形态。

相对于日本家屋，以紫禁城及天坛为代表的中国宫殿及宗庙建筑，则贯彻了左右对称的美学构造形式，可以使人清楚地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着的顽强的人类意志。中国的住宅也不例外，比如说称之为“四合院”的传统都市住宅，围合着方形中庭的四栋房子并排而建，也保持着优美的对称形态。

北京的建筑是这么压倒性地受到对称性的支配，而同时建筑的内与外被划分地格外明确，可以说几乎到了一种与周围自然环境隔绝的地步。这或许是因为在面对北京严酷的自然环境时，人们在生活上所采取的是一种对峙的姿态与立场，以致住宅成为保护人们生活免受自然威胁的要塞。

虽然一样是对称性美学的形貌，但这个位于顺化的王宫，却因为河水与建筑界线的模糊不明，使得已经习惯了界线模糊不清且带着非对称构造的日本建筑的我，觉得格外地亲切。

另一方面，在挟着都城与香河的右岸之处，是与王宫成对而设的历代皇帝宗庙的所在地。我再一次溯河而上，造访了这些沿着河岸排列的其中一个墓地。这个墓地的所在之处同样也存在着河水与建筑界线的模糊关系。

在庙的入口处，放置了两尊作为宗庙守护神、被称之为“石人”的石像。从石人所守护着的那条参道向前走去，不由地产生一种仿佛被母体亲密包围呵护的、不可思议的安定感。沿着这条参道的直线，坐落着记载皇帝丰功伟业的石碑及安放牌位的建筑物。果然这座庙也具有对称性的构造。只是，比起王宫，宗庙这边似乎被建造得更为华丽。从中可以隐约看到当初的当权者强烈渴望在死后的世界仍可以成为支配者美梦的残骸。

此外，这个废墟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出是以龙的姿态作为建筑所表现的主题。换言之，这个龙的意象所要传达的信息，乃是象征着时而给予人们天然物产的丰赐、时而波涛汹涌泛滥如巨蛇一般蜿蜒的香河的形象。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似乎也是只有能治理得了这条河的人，才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吧。在这里，河的存在这个意识是十分巨大的。过去的当权者曾做过的于这条河上君临天下的春秋大梦，之后也悄悄地殒落了。至今历然可见的中国式龙的装饰，凸显了历代皇帝们虚无而易逝的梦……

之后，我漫步在顺化市集街道上，空气中突然飘起了类似来到欧洲般的独特气氛。虽然这是个亚洲的城市，然而无论是从街廓的构成，或是建筑形貌的展现

上，都残留着极为浓厚的欧洲色彩。这会是过去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所残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吗？

不出所料，在紧靠着香河河畔，盖有一栋“盖丁帝庙”（KhaiDinh）。钢筋混凝土构造的这栋房子，墙壁全被漆成白色，饶富白亚洋楼的趣味。色彩极为鲜明亮丽却没有格调，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然而，那个作为法国盖丁皇帝傀儡政权的阮王朝，为能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恐怕也不得不迎合他们的喜好而盖出如此俗丽不堪的房子吧。

不过，进入这房子里，倒是见到了所有以越南传统式样的马赛克所铺满的墙壁、柱子、地板与天井。这一切是由各式各样陶瓷器的碎片一片一片拼贴而成，似乎是花费了不少时间所得到的作业成果。那上面描绘着许多龙的姿态与模样，其光彩不知不觉凌驾了原本建筑物中简朴素雅的西方趣味。

为了做出这些装饰所砸碎的茶碗听说将近有二十多万个，作业时间更长达三年之久。这当中所披露的不仅仅只是越南为大国所玩弄的那个最后王朝苟延残喘之下的容颜，也刻画了当时越南工匠们所散发出来的压倒性能量。这种不寻常的惊人的生命力，恐怕也只有亚洲才存在着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在各地旅行的时候，我总喜欢抽空去逛逛当地的市场。如果说是为了什么的话，还是在于那当中存在着当地居民“最没有隐藏”的一面，最能看得到没有刻意隐藏的真实生活。在顺化城里，我也是起了个大早，便独自前往市场，去亲眼确认



这些人们的强韧生命力与生活方式。

走在路上，被称之为“Xich Lo”的自动三轮车和自行车来回穿梭不息，宛如一大片稻穗般壮阔地往前压迫过来。街路两旁散布着摊贩，卖着雷鱼、螃蟹、鸡鸭与田蛙等，而肉类、鱼类及蔬菜的种类也极为丰富。紧贴着摊贩旁的地上，蹲坐满了人，大快朵颐地吃着乌龙冬粉及春卷一类的食品。

也许顺化这个城市的确是经济贫穷，但来自于自然界的恩赐与滋润却是富饶的。比如说，光是这些一批批在摊贩中的香蕉、木瓜、菠萝等南国特有的水果，就可以让人感受到相当丰富的生命力。它们具有各式各样的形状大小，甚至可说是“畸形”，以外观上来看确实是不怎么赏心悦目。然而就因为这么具有个性并洋溢着无比的活力，所以它和日本超市里那些经过挑选，大小、形状、颜色、看起来非常好看的水果完全不同。作为流通经济的货品所事先准备的这些水果，因为已经过筛选而显得均质化，展现的气势便大异其趣。在顺化那里的水果一个个似乎都栩栩如生地在诉说着什么，充满生命的气息。

这里生活着的居民也有着同样的容颜。孩子们光着脚很有精神地活蹦乱跳，一个个都展现出丰沛的个性与生机。我甚至觉得和那些表情僵硬、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的日本小孩比起来，这些奔跑着、穿著半条裤子、身躯贫瘠消瘦的越南小孩子们，不更远远享受着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丰饶吗？和日本的生活方式比起来，也许这里反而更接近人类本来的生活样貌吧。